


雪泥集

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

杨苡
编注

 上海遠東出版社

雪涯集

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

杨苡
编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杨苡编注。—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

ISBN 978-7-80706-866-2

I. 雪… II. 杨… III. 巴金(1904~2005)—书信集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0451 号

封面题签：黄 裳
策 划：虞非子
责任编辑：匡志宏
装帧设计：李 廉
 李如琬
责任出版：李 昕
责任校对：汪 晓

雪泥集 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

编注：杨 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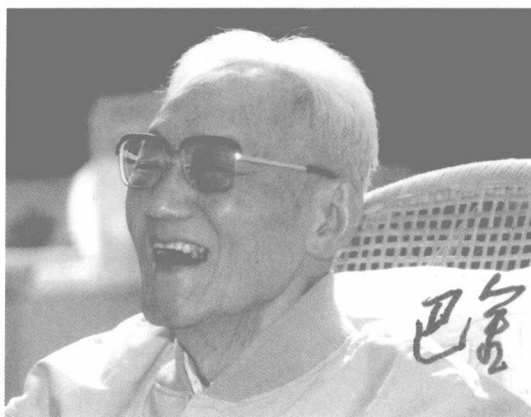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200336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字数：273
印张：15.75 插页 3
印数：1—3250

ISBN 978-7-80706-866-2/I·209

定价：8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8555



——而且的确只有坚强的人才大笑，
不过他的笑声常常近似眼泪。

巴金译赫尔岑《回忆录》

白发苍苍的老人正举着他的烛前进……
这是一支放出异彩的烛，
他所点亮的烛是以他对人类的爱
浇铸而成！

它会熄灭么？不！永远不会！
这是一支永不熄灭的烛！
青春的幻想或将被岁月的齿轮碾碎，
但这曾给人们照亮黑暗路程的烛
将照亮更多的人坚定地走他们的路。

杨苡

《坚强的探索者——献给敬爱的巴金先生》(节选)

再版序言

王辛笛

静如最近拟重印《雪泥集》，并嘱我写篇序。我和这本小书的通信双方都是多少年来的老朋友了，自然是义不容辞，何况也有一些心里话要说。诚如静如那么诚恳地说，我们都已是垂暮之年了，要说的话还是赶快说出来，让大家听听解解闷也好！这也就提醒了我这个懒人，乐于从命了。

我们都是以友谊为重的人，在生活中到处感觉到友情的温馨，让日子过得色彩缤纷，有滋有味。与静如相识数十年，特别欣赏她是一位潇洒自如、卓然不群的女作家。不论从她当年对诗人穆旦的赞叹，对巴金先生的敬仰，以及和瑞蕙诗人的联姻，都显示她性格的独到之处。即以她这一本和巴金通信的结集来说，凝聚了她多年来的不少心血。经过十年浩劫，我个人深知保存友人的来信之艰难，既想留下过往的心灵轨迹，又生怕给友人惹出太多的麻烦，因此我在“文革”中毁掉不少友人的来信，现在后悔不及。而静如同样经历许多坎坷，却能冒着种种危险坚持把她和巴金往来书札保存下来，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呵！仅只这一点，这些信简能在今天流传下来，实在太珍贵了。就中更可以看到巴金先生向往光明的坦荡心怀，他在任何时候都是鼓励人前进，要永远怀着一颗不畏艰难、乐观向上的心，这就富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性意义。

这些书简比第一版内容更为丰富，现在已经展开在读者面前，还是由大家来评论吧，无需我再次饶舌了。

二〇〇〇年二月十一日

初版前记

杨 苡

这一册书简^①共六十封，由于历史造成的种种原因，并不是完整的。这不是巴金先生给我的全部书信，但它毕竟记载下一个伟大的作家同一个微不足道的读者之间的友谊，而这友谊是持续了半个世纪的。

“一二·九”学生运动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那时我才十六岁。那时平津一带的大中学生一批批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中去，然而抚育我长成的封建家庭却用无形的桎梏把我拴住了。我不可能和一些同学，包括我的好友，在一起办墙报、搞营火晚会，唱着救亡歌曲在游行行列中前进，这以后我悄悄地开始给我们中学生最敬爱的巴金先生写信了，因为我自己的家是那样酷似他的家，我却不能像觉慧一样地冲出那个被我称作“金丝笼”的家庭！我向巴金先生倾吐我所有的苦闷，并且向他描述我的每一个梦。那真是一个渴望着为自由献身的十七岁少女每夜遇到的各种奇异的梦，不可否认，那是多少充满着荒诞离奇的幻想的。我称巴金先生为“先生”，是敬爱的“先生”不时鼓励了我，他叫我相信未来，说未来总是美丽的。

直到一九三八年七月，我终于离开了天津去昆明读书，那正是卢沟桥事变一周年。遗憾的是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我在天津的这一时期，巴金先生写给我的十多封信早已同另外四十封珍贵的信一起全部化为灰烬，因为在我离津后不久，日寇进

^①《雪泥集——巴金书简》，杨苡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七年五月初版。

占天津租界,这些信也只能被母亲这样“处理”了。

八年抗战中我的生活很不安定。开始三年多在昆明,一九四一年从昆明到重庆,在那里住了近五年,这些年一共迁过十几个住处,这变化多端的生活又造成大量珍贵信件和书籍的遗失,其中自然包括了巴金先生的几封信。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在南京定居之后原不该再有多大的损失,却没想到二十年后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又迫使我“处理”掉一些一直保存完好的信件,这包括沈从文先生、老友黄裳兄和萧珊的全部信件,以及巴金先生所写的两封或三封涉及对待文艺上的批判的几句看法的信。

因此这一册巴金书简确实是不算完整的。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损失,每念及此不禁内疚!在一九六九年一个炎热的夏天下午,由于我始终未主动交出我仅存的巴金先生的廿三封信,(当时生怕万一被抄家,便托可靠的朋友秘密“保存”了这些信。)造反派红卫兵在提审我时曾经狠狠地打了我一记耳光,这是我一生中所承受的唯一的一记耳光!这一记打得如此之重使我几乎倒下,但我还是站定了,而且突然痛切地清醒感到我本不该如此胆怯得听任家人烧毁了那么多珍贵的信件、照片和记录着那么多青少年时代的美好祝愿的两本纪念册,到末了我仍然躲不过这场羞辱!

这廿三封信终于在一九七〇年对我的压力再度升级下交给了审查我的专案组。感谢这个专案组的负责同志(那时我当然无权称她为“同志”),一九七二年四月“解放”我时,便把这廿三封信,连同靳以同志、严文井同志的几封信一并还给了我。这当然也是因为曾有人暗中提醒我在交信时必须巧妙地提出:这是便于有关单位的上面审查写信者的材料,一封也不能丢了,丢了可要负责的!

总之,终于保存下来的这廿三封信,加上一九七二年以后的,直到今年,共六十封。我相信还会有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但这六十封已可编成一册书简。我加了些注释,有的甚至是絮絮叨叨的,巴金先生全看过了,他还改动了我记得的几处,他的记忆力比我强多了。老友辛笛兄建议这个册子名为《雪泥集》,取“雪泥鸿爪”之意,老友黄裳兄欣然题签。我们三人都可算是巴金先生几十年来忠实的读者、学生与朋友,这册书简出版也可说是纪念半个世纪以来我们这几人的历经艰辛而始终不渝的友情!

去年巴金先生八十寿辰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接受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时,我曾在香港报纸上发表过一首诗,现在抄下最后一段:

他是爱国者！

他是强者！

爱国者懂得向人民、向历史负责；

强者永远前进，决不会屈服！

深夜，我打开他一部部巨著，

我又听见他坚强的声音高声说：

“对一切旧的传统观念，

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

一切摧毁爱的势力，

我决不妥协，我控诉！”

这最后几行当然是巴金先生的原话，我愿用它勉励所有的正在生活中勇敢地探索着前进的年轻人！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写于室暖灯昏之际

目 录

再版序言(王辛笛) / 1

初版前记(杨 苡) / 1

辑一·一九三九 — 一九四八 / 1

一九三九年(No. 001 - 002) / 3

这半年来敌机似乎就跟着我炸。我到哪里它炸到哪里。

一九四〇年(No. 003) / 11

这里空气很闷,我差不多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羡慕你们那里的广阔的天空。

一九四一年(No. 004) / 14

我也去过呈贡看沈先生。

一九四二年(No. 005 - 007) / 18

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

一九四三年(No. 008 - 010) / 26

一个人应该有幻想,幻想不但鼓舞人上进,还可以安慰人的心灵。

一九四四年(No. 011 - 012) / 34

我们辛辛苦苦印几本书出来,倘使不能送朋友看看,还有什么意思呢?

一九四五年(No. 013) / 41

我在书店快做了一年的校对,看校样看得我想自杀。

一九四七年(No. 014) / 46

出版界情形不好，印书渐渐变成了奢侈的事情。

一九四八年(No. 015-016) / 49

文化生活社还有三十多部稿子，打算在半年内全部印出……

辑二·一九五一 — 一九七六 / 55

一九五一年(No. 017) / 57

我事太多……除了熬夜什么事都无法做。

一九五三年(No. 018-020) / 60

我觉得你译得有点草率，你本来可以译得更好一点。

一九五八年(No. 021) / 67

新文艺有它自己的编辑方针，不受平明任何拘束。

一九五九年(No. 022) / 70

不过据我所知，在这里买毛线衣需要毛线票……

一九六六年(No. 023) / 73

我从越南回来两个月了，因为在越只完成了一半的任务，还有一半任务是写文章，到现在只写出三篇，我不能不着急……

一九七二年(No. 024) / 78

我们仍住原处，只是楼上房间加了封，大家都住在楼下。

一九七四年(No. 025) / 82

每周去机关参加学习两次，共两个半天，其余时间就在家里看书和做点翻译工作。

一九七五年(No. 026-028) / 85

沈从文到过上海，到我家来过一次……

一九七六年(No. 029-035) / 94

查良铮来过一信说前几个月骑车摔伤了腿，地震期间受惊不大。

辑三·一九七七 — 一九九二 / 113

一九七七年(No. 036-043) / 115

“四害”横行时，晚上睡觉都不安稳，写了日记又撕掉，怕给家里人添麻烦。那些可怕的日子，那些可恨的日子！

一九七八年(No. 044) / 136

良铮译稿出版的事，我记在心上，总得尽一点力。

一九七九年(No. 045 - 051) / 139

当然我现在还在写，可是总有事打岔，写得慢，写得少。我真想关起门写三五年！

一九八〇年(No. 052 - 055) / 155

我写了“哀告”的文章，要求让我安静……

一九八一年(No. 056) / 167

脑子十分清楚，对生死问题也看得明白，一切毁誉都不在心上，相信颇有自知之明。

一九八三年(No. 057) / 171

在医院中躲过生日，省却一些应酬，倒是好事。

一九八五年(No. 058 - 061) / 175

这次作协代表大会开得很好……“作家必须用自己头脑来思维”，祝词里讲得很明白。

一九八六年(No. 062) / 186

我“怀念肖珊”的文章就交给一份远方的刊物……我不愿意人们在我四周多谈那些使我心酸的事。

一九八八年(No. 063 - 064) / 189

文代会开完了，有人说并未开得一团和气，倒是一团冷气。

一九九一年(No. 065) / 194

明年的《收获》上有我的一篇短文，很短，我希望它不是我最后一篇文章。

一九九二年(No. 066 - 067) / 197

想想写《雪泥集》那些信函的日子真像在做梦。

附录：杨苡散忆(两篇) / 207

坚强的人——访问巴金 / 209

梦萧珊 / 223

再版后记 / 235

輯一
一九三九—一九四八

二月

下旬偕萧珊由桂林绕道金华、温州到上海。

三月、四月

散文集《旅途通讯》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

所译 A·苏席的《西班牙》、瑞士 A·米宁的《一个国际志愿兵的日记》、C·罗塞利的《西班牙的日记》、A·苏席的《巴塞洛那的五月事变》均由上海平明书店出版。旧译若克尔的《西班牙的斗争》改订本由上海平明书店出版。

五月

据旧译修订的克鲁泡特金《我底自传》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七月

萧珊赴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杂文集《感想》由重庆烽火社出版。

九月

三哥尧林自天津来沪。

十月

散文集《黑土》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冬

设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办事处。



一月寄自桂林

NO. 001

No.

静如：两位都收到。我这几天正忙得
 五六期合刊出版，我的马作才告一段落，这个月底
 我便可以走了。定你刊的刊物是平定的大概办得
 慢，以后茅新的出版，一律用航空信寄你。在那本刊
 物裏火第廿一章内有一首朝鲜民歌，你可以照来唱
 唱。我聽見一个朝鲜朋友唱过，是很凄凉的。轻人
 说昆明很暖和，但你在上海却描写出那样寒冷。这鬼
 也冷过两天。不过比起上海天气畢竟差得多。这年
 除夕和元旦都是在陰雨中过去的。在外面的朋友
 年节也忘记了。沈太太父亲去世的消息，我以前

求益 (20x10)

No.

不知知道。他先生處我也久不去信，所以不知知道他
 的這況。我仍以爲他在那裏過着很舒服的日子。
 你看見月色想哭，大概又在思念家鄉，出門不久以
 人總是不掉這一套，以後在外面久了，新的環境會
 使你漸漸忘記舊的。倘使是由於寂寞，你就應該設
 法排遣牠。你現在是個大人了，應該大人氣才行。要
 是你只管放情^{耗廢}說，不念會^{耗廢}給你招來更多的憂鬱的思
 想。我在這里還好。這半年來，副機似乎跟着我炸
 我到哪裏他炸到哪裏。今天昨天都投過炸彈。每五
 不過他迫我的話。山。我始終未受損失，而且胆子也
 大了。餘後誌。祝好。

釋陳小姐於你的
 信一寄
 德瑞市十二日

求益 (20x10)



静如：

两信都收到。我这几天正为《文丛》^①的事忙碌着。要到五六期合刊出版，我的工作才告一段落，这个月底我便可以走了。寄你们的刊物是平寄的，大概“走”得慢，以后等新的出版，一并用航空信寄你。在那本刊物里《火》第六章内有一首朝鲜民歌^②，你可以学来唱唱。我听见一个朝鲜朋友唱过，是很凄凉的。

听人说昆明很暖和，但你信上却描写出那样的冷。这里也冷过两天。不过比起上海天气毕竟差得多。这年除夕和元旦都是在阴雨中过去的。整天在外面跑的人，连过年过节也忘记了。沈太太^③父亲去世的消息我以前还不知道。沈先生处我也久不去信，所以不知道他的近况。我还以为他在那里过着很舒服的日子。

你看见月色想哭，大概又在思念家乡，出门不久的人总免不掉这一套，以后在外面久了，新的环境会使你渐渐忘却了旧的，倘使是由于寂寞，你就应该设法排遣它。你现在是个大人了，应该“大人气”才行。要是你只管放任感情，说不定会给你招来更多的忧郁的思想^④。

我在这里还好。这半年来敌机似乎就跟着我炸。我到哪里它炸到哪里。今天昨天都投过炸弹。每次不过强迫我们游山^⑤。我始终未受到损失，而且胆子也大了。

余后谈

祝好

德瑞^⑥

十二日

转上陈小姐^⑦给你的信一封。

① 《文丛》是巴金同靳以在抗战前编的半月刊。抗战初期靳以在广州筹备《文丛》复刊，曾顺利地出了三期。巴金在桂林又续印两期。《文丛》最后一期是“第二卷五、六号合刊”，此时已到了一九三九年的一月二十日。

② 这首朝鲜民歌叫《阿里朗》。巴金在长篇小说《火》第一部中引用了它。译文意思是